

站起來吧， 僧青年們！

文 珠

當我一口氣把樹刊第六十期中發表的那篇「站起來吧，中國佛教！」一文讀完後，在思潮澎湃，感慨萬千中，便想寫這篇文了，可惜當時限于時間，一直拖到現在才能下筆！說來真遺憾！

也許有人說，該文作者未免言之過甚，或有意揶揄佛教，起初，筆者也有同感；但當我再三思維，來一番自我檢討之後，反而覺得該文措詞之沉痛而中肯，精警而確實。尤其當他說到今日佛教的現狀與毛病時，更使我興起無限的悲哀，和內心的共鳴！

真的，今日佛教的沒有信心，缺乏團結，固是無可諱言的事實，而「佛教徒的昏沉，却給佛教的前途安排了太多的不幸。」亦是佛教不能站起來的因素之一，但我認為佛教之所以不能站起來，其主要的因素，却是在於僧青年的無法站起來。為甚麼？因為僧青年是佛教慧命的命脈，是在於僧青年的棟樑，是佛教新生的血液，是繼往開來的先鋒，是去腐摧朽的良劑，沒有命脈的慧命，將會氣息奄奄，沒有棟樑的大廈，勢必東歪西斜，沒有血液的新生，不會誕生的，沒有繼往開來的先鋒，又何來前途。沒有去腐生肌的良藥，又怎能恢復健康，所以佛教不能沒有僧青年，無論過去，現在，或未來。唯有僧青年，才能擔當如來的家業，才能支撐佛教的大廈，才能延續佛教的慧命，才能為佛陀繼絕學，為眾生造福。可是，今日的佛教裡，一些稍為上了年紀的先進者，大都以老和尚自居，大唱其「年老矣，無能為矣」的悲調，好像英雄末路，萬念俱灰地各自為政，度其但求卒歲的灰色生活，另一方面，年輕的佛青們，不是一輩子被關在象牙塔裡，便是失去進取的雄心，畏縮不前，大都抱着「大有人在，何勞我為」的推卸責任的心理，不思奮振，隨緣終日，把年華空擲，使精力虛度還不打緊，最悲慘的是使那些魚目混珠，販賣如來的神騙子們有機可乘，又怎能怪今日佛教之不振而弄得黑漆一團呢？自然，也有着不少壯志凌雲，雄心萬丈，有作有為，且肯作肯為的僧青年們，在狂潮裡掙扎，在黑暗裡奔馳，但，當他們在風雨飄搖中，無力站起來時，誰肯去拉他一把呢？沒有啊，當他們在搖搖欲墜的危險關頭，能够不去推他一下，已算是仁慈了。可憐，這些佛教的幼苗，終于被狂風摧折了，暴雨摧殘了，他們在狂潮的盡頭而消逝，餘下來的，只懷着一類惶痛，悲哀，猶疑與絕望的灰色心情，站在十字街頭上躑躅，徘徊；前進呢，後退呢？他們徬徨極了。試問：還有誰去擔當如來的家業，誰去支撐佛法大廈？又誰去負起時代的使命？

而法屢又怎不因之而傾斜，而垂危？醒世將軍說：「我們不怕沒有人才，也不怕人數太少，怕的只是不是人才而冒充人才，不像佛教徒而以佛教徒的招牌騙飯吃，那才是中國佛教當前的危機」。真的，這是多麼恐怖而淒悲的事實！但話得說回來，冒充人才的現象固然可怕，但沒有人才，同樣地可怕，當前的大德們，如果還不加緊去培植幼苗，豎立人材，佛教的大廈勢必面臨崩潰，佛教的慧命，亦快要壽終正寢的，在這樣危險的生死關頭裡，還希望佛教能站起來嗎？那簡直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說，如要佛教站起來，非僧青年們先站起來不為功。但這裡所說的僧青年，並不是排棄年高德長的先進者，而是包括凡具有青年的特徵，朝氣，魄力，堅毅，勇敢熱情，和進取雄心，創造能力，奮鬥精神的少年或老年人。

然而，僧青年們要具備甚麼條件，才可以在驚濤駭浪中站立起來，不為波濤所淹沒，不為狂風所摧折呢？我以為：

1. 要有進取的雄心

時代是不斷地前進的，人類的思潮，學術也不斷地滾動，生在廿世紀六十年代的我們，唯有鼓起進取的雄心，握緊生命的盤舵，亦步亦趨地跟着時代的思潮，向前邁進，進，進，進，不休息地前進，無止境的邁進，然後才有希望，才有前途，否則，稍為懈怠，或有半點拖殘守缺的心理，馬上就會被思潮淹沒，給時代拋棄，甚而在急速滾動的時代輪齒下喪身失命的，孟子說：「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滋基，不如待時。」是時候了，親愛的僧青年們，這正是我們進取的時候，「生命中成功的秘訣，是隨時準備把握時機」（堤斯累利）我們應該把握時代給予我們進取的時候，向前邁進。只有麻木的人，才肯停留在時代的後面，給社會淘汰，受群眾的擲揄。

2. 要有奮鬥的精神

但，在進取的過程中，絕對不會風平浪靜的，況且在風平浪靜中進取，所獲得的後果，必然是平平無奇。所以，我們要具有進取的雄心，還要具有奮鬥的精神，經得起考驗，受得起打擊，跌倒了，爬起來，受傷了，要忍耐，前面有無數的絆腳石嗎？搬走他。陷阱滿佈嗎？提高警覺。荆棘縱橫麼？我們要披荆斬棘。波浪冲天麼？我們要衝破波浪。就算是一波三折吧，但我們却是個百折不回的硬漢；讒人高張，賢士受挫吧，但我們却

是愈挫愈奮的鬥士。絕對不為艱險所阻，不為苦難所困，不為讒妬所傷而退縮，不為豺狼當道而膽怯，永遠永遠站在時代的前面苦鬥，獨鬥，猛鬥，與惡劣的環境戰鬥，與患難困苦搏鬥，與讒妬的魔鬼堅鬥，與舊的惡的勢力強鬥！這樣，在進取的過程中，才不會打敗仗呀！

3. 要有光輝的理想

然我們究竟爲了甚麼而奮鬥呢？假如漫無目的地奮鬥或爲了個人的利益與生存而奮鬥，那是多麼的沒有意義和價值啊！所以，當我們抖擻精神，準備應戰的時候，首先要有一個目標，而且是一個崇高而遠大的光輝目標，這樣，我們的奮鬥才不會落空，而在奮鬥中所流的血汗才不會白費。然而甚麼才是光輝的目標呢？那就是一個偉大的理想，這個理想不是一個人的或一個國家民族的，而是整個世界人類所共同理想，這理想是甚麼？就是一個和平和諧美麗而歡笑的世界是一個大眾共生共存共享共樂共有共治的人間樂園；這樣的世界，是建立在自由平等的基石上，這樣的樂園，是由互愛互助的人類去建築；世界沒有自由平等，就有痛苦與悲怨；人類沒有互愛互助，便失去真正的幸福與快樂。所以自由平等是人類所共同追求的理想，互愛互助是人類應有的責任。好了，我們就爲這個理想，這個責任而奮鬥吧！但世界上最徹底的自由平等主義莫過於佛教的真理，人間互愛互助不及佛陀慈悲的抱負，唯有實踐佛教自由平等的主義，才能促進世界永久的大同，唯有推動佛陀的慈悲宗旨才能使人類放棄個人的私慾，去爲大眾設想，爲整個社會人類謀福利，把自己的生命和所有人的生命連結在一起，把大家的共同希望看做自己的希望，使自己的幸福和大眾的幸福共同一致，只有大眾都得到快樂時，自己才得到快樂，這樣，使全人類都爲了達到謀取大眾的幸福而不吝惜自己的聰明，才幹，能力，和寶貴的生命而去奮鬥，試想想，那時候世界還會有可悲的慘劇，恐怖的血戰發生嗎？人類社會還會有互相殘殺，勾心鬥角的醜態出現嗎？沒有，絕對沒有了，所以呀，僧青年們，是多麼應該爲推動佛教的慈悲和實踐佛教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而奮鬥啊！是的，我們誠應該爲此而奮鬥，但我們的奮鬥，並不是準備用自己寶貴的生命作無謂的犧牲，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熱誠做開程的路燈，領導着千萬萬的同志，跨過現實的險阻，擊退現實的惡勢力，開始實現理想的工作，以勞動，生產，創造爲起點，以互助，合作，服務爲方法，以群眾，組織，民主爲路線，以平等，自由，博愛，爲目的，而作無止境的奮鬥。

4. 要有仁義的美德

進取的雄心有了，奮鬥的精神有了，光輝的目標也有了，但在這世途險阻的現實裡，我們仍要給自己的奮鬥，開闢一條去路，然後才能穩健地

抵達自己的目標。孟子說：「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這顯明地告訴我們，居仁由義是一條最穩捷的去路，假如我們「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反而野心進取，野蠻奮鬥，那麼，你將變爲世界的魔鬼，人類的公敵，而你的奮鬥，也決不會成功的，畢達哥拉斯說：「祇有美德是穩固的，不受暴風雨所動搖。」真的：「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沛然莫能禦之」（孟子）。「仁之所在，天下歸之，義之所在，天下赴之」。

（姜太公）因爲一個具有仁義美德的修養的人，他必然「律已常帶秋氣，處世恆帶春風」，他不但能夠「待人必於有過中求無過，持已常從無過中求有過」且能「以靈養心，以德養身，以仁養天下萬物，以道養天下萬世」所以他能掃蕩一切情欲之紛擾，得失之困惱，和見聞思慮的煩雜，而凝聚一心而歸于仁，再本此一身之仁去體證與天地萬物爲一體，「不以一己之利爲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自己之害爲害，而使天下釋其害」使自已成爲天地之大功，爲天地之仁主，平等地，普遍地去愛一切人，怨一切人，立一切人，達一切人，那麼，他自己獲得大眾的擁護和愛戴，自然化荆棘爲坦途，變阻障爲力量，平安地穩健地走向理想之宮而抵達崇高的目標的。所以，我們在進取的雄心鼓舞下，在積極奮鬥的過程中，絕對不能離開仁義的正軌而亂衝的。然而，甚麼是仁？甚麼是義？韓愈說：「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謂義。」那麼，仁，應是佛陀的慈悲，義，該是菩薩的大願，一個仁人愛物的仁人，是足以安慰天下之民心，一個大義炳然的志士，必能導天下于正軌，同樣，一個慈悲的佛子，必能撫慰天下之蒼生，一位乘願再來的菩薩，必能善誘眾生歸信因果的定律。前者是「以仁義存心，以忍讓物」地「去先天下之愛而愛，後天下之樂而樂。」在必要時，可以殺己之身爲天下以成仁，可以捨己之生命爲天下以全其義。後者則「以慈悲爲本懷，以救世爲宗旨」地「去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必要時，可以替眾生受苦難，可以代眾生入地獄，所以，我們如要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首先應培養仁義的美德，我們如要推動佛陀自由平等的主義，建設人間的樂園，就要激發菩薩的悲願，以美德來鋪平現實與理想之間的鴻溝，以悲願來充實自己實現光輝理想的力量！然後，我們的理想才能變爲現實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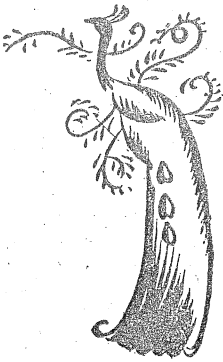
5. 要有淵博的知能

在這知識競爭，思潮澎湃的大時代裡，我們固然不能缺乏知能，而若欲臻達光輝的目標，更不能不充實自己的知能，培根說：「知識是力量。所羅門說：一個智慧的人是強有力的，一個有知識的人增加了力量，所以美德固是抵達目標的力量，而知能更是實現理想的力量，缺乏美德的知識，固像一個跛腳先生，但沒有知能的美德，却等如一個沒有眼睛的美人，斯忒恩先生說：「在生命中除了健康與品德之外，沒有較知識更珍貴的了。」所以儒家鼓舞人們致知格物，一物不知，儒者恥之，佛教激勵有情，

「法門無量誓願學」一法不明，佛子羞慚。因此，一個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除了居仁由義，興慈運悲外，更要開拓智慧的領域，充實自己的知能，但我們萬萬不能得少為知，當知獲得知識的秘訣，是要知道自己的無知，無知而求知，然後獲得真知，所謂：滿招損，謙受益。「讀書最可怕自滿」何況「學海無涯」，它的廣度和深度，都是不可測量的，從縱方面說，上下古今有數千年的累積；從橫方面論，東西半球，却是我們常的視野。所謂：「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我們以有限的生命，追求無窮無盡的學問，即使寒暑無間，窮年累月地膏油繼晷去攻察鑽研，尚不輕易敲進學問之戶，登入知識之堂啊！所以自滿自足無異是杜塞智慧泉源的沙石，是自毀學業的氫彈，我們身為僧青年，尤其是時代的僧青年，是多麼的應該精進勇猛，自強不息地不斷學習，苦心鑽研，使自己的學問由淺而深，使自己的知能，由狹而博呀！

6. 要有健康的體魄

我們知識，偉大而健全的事業，是建築在健康的體魄，和充沛的精神上，所以，我們要實現光輝的理想，除了美德和知能外，還要有充沛的精神與強健的體格，但，怎樣才可以獲得精神的充沛和體魄的健康呢？這除了在生活，工作，飲食，休息，和衛生各方面注意外，還要有樂觀的態度，和良好的修養。假如我們能够使自己的生活有規律，工作有限度，飲食有節制，環境合衛生，再加上樂觀的態度，和磊落的胸襟的話，那我們的



佛化結婚平議

一、緣起

前些時，我在高雄市，曾參加過一次佛化結婚典禮，地點是在高雄佛教堂內，證婚人是該堂住持，月基大和尚。在典禮的秩序單中，列有唱爐香讚，誦本師釋迦牟尼佛名號，藥師灌頂真言，向佛像禮拜，及三皈依等法事，席亦設在堂內，完全用素肴，以汽水代酒。在三寶前，行結婚儀式，我尚是第一次看到，感覺新鮮而有意義。

因事屬創舉，而我國人的頭腦，又一向守舊，所以對於此事的批評，還是毀譽參半。不贊成的人，是認為：佛門以清修為重，伽藍是高潔場所，怎麼可以管到男女結合的俗事。此風一開，將來佛寺豈不變成飯店，菜館，招攬人家喜事的生意，這還成話嗎？像這一種的議論，也不算完全無理，然而其中意義，似乎不像這樣的單純，我且妄據管見，縷述於后。

身體自然會強健起來，而精神亦隨之而飽滿而充沛了，既然有了強健的體魄，充沛的精神去開闢，去創造，去苦幹，試問何功不成，何業不克呢？所以健康的體魄，亦是建業的基礎，不容許我們忽視的，因為有了健康的體魄，才有健康的心理，然後才能發展我們健康的事業，獲得健康的心理，有了健康的理智和心理，然後才能發展我們健康的福利，就應不斷地鍛鍊自己的體格，使自己成為體強力壯，精力飽滿的健兒了。

有了進取的雄心就不甘於落伍，有了奮鬥的精神，就不會為環境屈服，有了光輝的理想，便不會無的放矢，有了仁義的美德就可應付一切人事的轉變，獲得廣大群眾的敬愛，有了淵博的知能，就可以左右逢源，運用自如，有了強健的體魄，就不致演出「壯志未酬身先喪，常使英雄淚滿襟」的悲劇，反而增加工作的興趣，提高工作的效率。所以，此六者誠不可或缺其一，否則，我們就無法站起來！

站起來吧，僧青年們，我們應該珍惜自己的生命與前途，我們應該栽培自己生命的蓓蕾與花朵，我們更應該護衛僧格的尊嚴和佛教的慧命，所以，我們不能做個沒有理想沒有抱負的落伍者，更不能做個沒有熱和光的影子或沒有氣和力的遊魂，而要面對現實做個不屈不移的苦鬪者，在極度困苦的生活中去體會人生的真諦，在極端艱險的環境裡堅強地站起來，把自己扮演成人生舞臺上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使自己成為：德足以光日月，功足以壯山河，言足以為法于天下的佛教砥柱，法履棟樑吧！

二、佛門有四眾弟子

在常人的頭腦裏，一提到「佛」，自然會不期而然的，湧出：出家，脫俗，避世，消極，清淨，苦行，木魚清磬，青燈佛火，等概念，這一類的概念，都含有很濃厚的泉石生涯，和菜根滋味。像這樣高山流水的襟期，當然與宜室宜家，螽斯麟趾，是格格不相入的了。然而，事實上，佛門有四眾弟子：比丘，比丘尼，即和尚，尼姑，這兩眾是出家的男女；優婆塞，優婆夷，即男居士，女居士，這兩眾是在家的男女。照數量來講，出家的佛教徒，不及百分之十，而在家的佛教徒，卻有百分之九十以上，佔絕大多數。出家的佛弟子，是代表僧寶，維持山門，道統，經卷，法器，等，使住世三寶長存，佛法綿延不墜。在家的佛弟子，是負責對於世人，作同事攝，實行財法二施，作佛門護法等情事，盡超越所應盡的義務。若說修道，一樣的可以修，可以成就；若說世事，出家人當然捨家離欲，割斷情愛，一心向道。在家人除餘閒自修外，可以從事工商業，做官，當公